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三回 安福戰敗飛龍閣 趙虎收服金龜熊

且說宋成恩等，見眾人齊集，攻打山東各舉子，成恩忙率同眾人，回到廳上商議定計。首先敗了單汝槐，使他們不敢輕視我們，方免後患。各人均道：「甚是！但用什麼良計方可勝他？」宋成恩道：「在弟鄙見，意欲約定各人詐敗，誘他們追趕，引至喜峰山邊，待我等率領人馬埋伏此處，俟他們來到，我等即刻出來接應，兩頭夾攻，你道如何？」眾人皆道：「此計甚妙，速速依計而行。」著即暗報各人知道。宋成恩立即著人分頭辦事不提。且說山東各舉子，初時不過與廣東諸人碎打，到後來一見敵人眾多，恐難取勝，即時齊擁前來，將廣東舉子圍住相鬥。忽見廣東各武舉紛紛衝圍而逃，單汝槐等一見，以為敵人力怯，所以逃命，傳知各人速速趕上前，將他們捉獲一人回去，方得他們心服，不敢相欺我等也。於是齊趕上敵人而去，看看趕了七八里遠近，將到喜峰山前，忽見宋成恩等橫衝直撞，將汝槐等戰住，而詐敗之舉子，回身而戰，兩頭夾攻，是時單汝槐等不能兼顧，竟被廣東舉子戰勝，單汝槐心中一驚，不能招架，急忙落荒而逃去。眾武舉亦不來追趕，一齊收隊回會館商議不提。

再說山東單汝槐與眾舉子，被廣東設計誘敗，各人急忙逃走，一直跑了□餘里遠近，回顧無人追趕，方敢住步，即時點查各人，幸喜沒有損傷，急急走回會館商議報仇。單汝槐道：「今日被他們預先計算，埋伏喜峰山前，引誘我等追趕，未及細察，致將我們眾人殺敗，現在決難甘心，況各處馬路，俱係朝廷地方，哪有限制派定各省之理？而廣東一省，反派一條馬路，不過廣東宋成恩、白安福等恃強謀占耳。不如待我親到會館與他們說理，要回此路，倘若他不肯，就約他到飛龍閣見個高低。若係他們戰勝，我等將馬路讓他跑走；如係被我們戰勝，其馬路歸山東所用，弟之鄙見如此，未知列公有甚良謀妙策，可能折服廣東人等？」

眾舉子聞單汝槐所言，齊聲說道：「單兄所謀，甚是合理，所謂失禮後兵，德力兩全之善法也。宜急傳知眾人，依此行事，務要將他們打敗，方能得還此路。」汝槐見眾人依允，照計而行，自己即時裝束妥當，復對各同年人眾說道：「現在弟想一人獨往，又恐孤立無援，欲求各位有膽色者、有謀勇者同去，方為上策，庶不致誤，列位尊意如何？」各舉子答道：「極是。」連忙議定，某人有急才應答快捷，某人有勇略權謀，均可同去。於是叫齊備人裝束妥當，連單汝槐共有七人，即刻趕赴廣東會館，請宋成恩並各武舉人等相會議事。宋成恩等聞報，見他以禮來拜，只得約齊各人接見，迎入館中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汝槐開言問道：「弟等因敝省馬路，卻派在西邊，與貴省之路相連，因見西邊跑馬，派有六省之多，致人嘈馬塞，擠擁不開，又見貴省馬路，只派一省，□分從容，是以各人欲在南邊跑馬，因被眾人攔阻，故此爭論起來，致有衝撞。現在敝省各舉子仍舊不服，皆說：『均係朝廷馬路，何以廣東一省獨佔南邊一路，而我等數省，只得西邊一路，難道皇恩亦分厚薄乎？』弟見他們如此不平，只得言安慰他們，特來一會眾位先生討個人情，彼此皆係求名起見，況係朝廷地方，何妨暫借我們跑馬，亦覺感領殊恩。」宋成恩聞言答道：「老兄可謂善於和事矣，雖然如此說來，惟是其中緣故，兄尚一概不知，無怪乎欲爭我們馬路也。」白安福連忙說道：「宋兄何必與他細辯，且四邊馬路，均有紅標寫了某省字樣，豈有不見南路寫了廣東之紅標乎。他們不過假意求情，來下說詞，實則欲爭馬路，切勿順情受其愚弄，以免後悔也。況奉旨派定，誰敢更移？各位兄臺回去，對眾人說知，叫他們莫生妄想之心，欲在南邊跑馬，恐防惹火焚身，除非廣東眾舉子被山東打服時，讓路亦未可知，以今日而論，若有哪個不肯，盡管叫他到來會我，待我使些厲害與他，方可心服。」汝槐等七人齊聲說道：「我等明知眾人草莽，故此特來說情，以敝省眾人而計，非二三人不服，所來會試各武舉，俱有憤色，皆欲與列位在飛龍閣比較武藝高下，弟恐有傷和氣，是以攔阻，不使前來。今既不能用情，任憑諸公主意，如是弟等就此告辭。」即時起身出門，分別而去不提。

且言宋成恩等對白安福說道「適才你對他說了硬話，若不去飛龍閣比武，豈不失了威風？若果真去，恐非他們敵手，又有戰敗之虞，似此進退兩難，你道如何是好？」安福道：「成恩兄，為甚這般怕事？長別人之志氣，滅自己之威風。如果真正來比武，待弟先去與他們鬧，眾位一齊相助，務要他們大敗，不敢欺藐我等，方得他心悅誠服也，倘自己打敗，那時再沒別計報仇，方能爭氣耳。」是時李流芳病愈，及香山趙虎均在坐中，聞白安福之言，齊聲道：「福兄所算可稱萬全，眾人總要一心協力，守望相助，不致吃虧，乃是上乘妙策。」於是各人即速往飛龍閣探聽虛實。

再說單汝槐等七人，回到山東會館。眾武舉接了問道：「兄等到廣東會館，酌量事體如何？」汝槐搖首答道：「不成不成，起初與宋成恩敘話，尚可求情，後遇白安福口出大言，不允所請，著我等仍在派定之路跑馬，不得妄想，弟恐此次爭無了期，還須早為妙計敗他，始得其服輸也，急宜商量，庶不致誤。」眾人聞言皆道：「單兄用何妙計，方可勝他？」汝槐道：「古人道：『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』，務須想個萬全計策，始能操必勝之權，倘欲只憑幸運，反為累事，所謂兵凶戰危，謹慎為貴，就是此意也。」各人聽了低頭計算，或言如此，或說這般，議論紛紛。汝槐答道：「諸公所計亦善，但恐不出敵人所料耳。弟素聞飛龍閣地方險惡，樹木叢雜，右邊近山，路途彎曲，險峻難認，意欲先據右邊。在山曲茂林中，預先埋伏數□人，預備硫磺草把引火之物，然後外面用數人與他輪流相鬥數個回合，詐敗誘他退入茂林中。自己兄弟預先認熟路口，走往別道，即行施放號炮，山中一聞炮響，立刻引火燒著樹木，回身從橫路趕來追殺，誘敵各人，由別道從後掩殺過來。那時廣東等人，雖插翅難飛越，何愁不獲大勝哉？弟之鄙見若此，未知眾兄之心何如？」眾人聽見此言，齊聲稱道：「果然妙計，單兄有此妙計，真是胸藏韜略，腹貯兵機，不愧名居榜首，弟等甘拜下風矣。」汝槐道：「諸兄弟太為過獎，實在不敢當。」話完，即刻傳齊各人，同往飛龍閣會戰。適遇廣東探事又到，盡悉其詳，急跑回會館報知。白安福等聞報，約齊眾人趕忙前去，一見山東各舉子在閣右紮下營盤，自己只得在左邊安下營寨。原來單汝槐等，自到飛龍閣，即吩咐各人依計埋伏，預備拿人。所以宋成恩，白安福等，以為他們在右邊駐紮，實不知是預定計謀，故此後來大敗，閒話不提。

次日兩邊約定在閣前比武，廣東白安福、司馬瑞龍、宋成恩、李流芳等一班先出，隨後單汝槐率領眾人陸續齊集。安福一見，即忙上前接住相戰，戰經三四回合，忽然見山東人敗走，不能招架。汝槐急急上前救護，那人敗走去了，安福敵住汝槐，急戰數回合，復又敗去。司馬瑞龍、李流芳見此光景，一齊衝殺，山東各舉子接住相戰，俱不數合均皆敗走。安福等不捨，連忙從後追趕，不覺走了五六里路，到山凹中，抬頭不見敵人，只見四面樹木濃密，忽然醒悟誘敵之計。防用火攻，急著各人速退，已是遲了，忽聞炮聲一響，前後樹木均已燒著，正是火借風威，頃刻間烈焰冲天。只將後作前，將前作後，急急尋路退出，不想四面路口皆是一般，難於辨認，迫得左衝右撞，誰想又遇敵人到來，於是勉強招架。不料誘敵之兵，又從後追殺過來，嚇得白安福等魂不附體，一齊叫苦不迭。那時首尾夾攻，安福如何招架，只得且戰且走，尋路逃生去了。

汝槐等見安福大敗，諒他不敢相欺，因此不來追趕，各自收兵回去。宋成恩說道：「我們現在被他們戰敗，與他爭此馬路須另設法收伏他們，方免他來爭取也，你等主意若何？」安福道：「弟想起一人，可能收伏單汝槐等人，亦免我們勞心勞力，可省卻不少煩惱。」眾人即問：「何人有此手段？」安福道：「此人是弟之親眷陳希顏，因他現充武場同考官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又為該管之官，莫若請他來報仇，一定收伏汝槐等輩，並可拿穩取回馬路，獨恐他不肯來耳。」眾人聞言，如夢初覺，說道：「果然不差，況係當事官員，一定可以壓制得他住，何愁汝槐等不服也。福兄快些請令親到來商議，以解此結。」安福隨即親到希顏府中拜會，將本省各人與山東爭鬥，皆因爭馬路起見，從頭到尾，把情由盡說與他知，請希顏設法，代本省眾人報仇，以重鄉里之情，不致被人恥笑。希顏道：「我亦頗知此事，因為自己避嫌，不敢出頭幫助，今既受山東相欺，豈有坐視不救之理？你們一面回去，我自想法子收伏他，使他不致爭此馬路。」安福等告別而去，滿肚狐疑，不知希顏如何收伏汝槐等眾。及至次日，即有人來報話，山東舉子不知因何事故，不敢在廣東馬路上跑馬，現在紛紛散國會館而去。安福等聞言□分歡喜，明知汝槐被希顏打服，報全省之仇。於是眾人商量，備辦禮物酬謝希顏，館中開筵慶賀，放下慢表。

再說海邊關總兵官姚文升，因平眼海波國王，他上表稱臣，願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，並進上本國土產山獸一隻，名曰金鼈熊，身高四尺，自首至尾長八尺，其身似牛，其首如鼠，金毛遍體，力大無窮。文升見此異獸，不敢自主，故此率領海波國使臣，並入貢各物，回朝奏明，請旨定奪。不覺一日，來到順天府城，即有驛丞等官，前來迎接姚文升使臣入皇華館暫住。原來本朝定例，凡遇外國人貢使臣，經臨地方，統歸所屬官員供應護送，其辦公銀兩，報部開銷。今日姚文升國帶領人員使臣回京，與此相符，係屬公事，故此沿路均有供應，及至京城內地，更不敢怠慢。

是時話分兩頭，緣顏汝琛剿滅叛臣高發仕有功，因奉密旨，內調回朝起用。適與姚文升同時到京，汝琛是廣東人，故此到會館居住，恰好遇著眾人，歡呼暢飲，一聞汝琛回朝，俱各大喜，急忙迎接入座，從新擺一筵席，與他洗塵。偶然談及山東汝槐等恃強欲奪取我們馬路，如此長短。茲因得回馬路，是以演戲酬神，大家暢敘耳。汝琛道：「他們敢如此恃強，莫非不畏王法乎？自後不來爭奪就罷，若是再來相爭，待我入朝面奏，何懼他哉？」各人聞言，歡喜不了，以為得了幫手，可以安寢無憂矣。不料山東各舉子，仍舊心懷不平，又欲再爭，恨無幫手，忽姚文升回來。汝槐道：「他係弟之親眷，若弟親到他處，說明被廣東欺壓爭去馬路，求他出一妙計，得回馬路，諒文升無不允之理，如得他首肯，何愁不得馬路也。」眾人聞言大喜，隨即催促汝槐快些前去問計。汝槐應允，別了眾人趕往皇華館，拜了姚文升，寒值已畢，即將上項事情細說一番，並求設法報仇。文升聽罷，說道：「有這樣事，如今在王法管轄下尚敢如此胡為，倘在別處尚不知其何等凶橫，他既恃強欺壓，待我明早入朝，將此事奏明，請將為首數人定罪，以儆兇頑，看他尚敢再來相爭否？」汝槐等聞言□分歡悅，連忙齊說：「多蒙指點，感領殊深。」即時拜辭回去山東會館聽候不提。

再說文升、汝琛二人，一為幫山東各舉子，一為救廣東各武舉，二人同一心事，均於是晚聽候五更入朝面奏。一到四更，打點上朝，兩人在朝房內不期而遇，彼此相見已畢，文升說廣東宋成恩恃強各事，汝琛回答實係山東恃勢爭奪，與敝省眾人無干，因此各執一詞，兩相爭論。忽聞鐘鼓聲響，兩位軍機大臣，臨朝攝政。文升、汝琛急忙上朝，文升先奏：「海波國王上表投降，並獻上金鼈熊一隻，臣今率領使臣入朝，現在午門候旨云云。」汝琛又奏：「奉命出鎮，現因剿滅叛臣高發仕，奉調回朝，另行升用，復奏山東單汝槐等，恃強霸佔廣東馬路，以致釀起爭端，以祈明降降旨，飭令山東不得爭此馬路，以安二省之民，以免釀禍，小臣不勝感激之至也。」文升上前奏道：「顏大人此奏差了，余自入京以來，即聞廣東恃強欺壓山東。現在金鑾殿上，猶敢飾詞混說，甚不通情。臣啟奏攝政大臣，他們恃強奪馬路是真，並非單汝槐等恃強橫行，大人明見萬里，定能洞燭其奸，懇祈斷回山東此路，非僅臣一人受恩，即該省軍民亦感德矣。」汝琛見文升奏言，登時生怒，與他爭論，因此你言我語，在金鑾殿上爭鬧起來。

陳宏謀與劉墉無計可施，又因萬歲不在朝，欲勸不能，講和不得，如何是好？忽然想得一計道：「二人不必爭論，雖某等不能作主，現今海波國進有金鼈熊，帶往御校場，著二省舉子齊往，有能打勝金鼈熊者，可得馬路，如不能勝，或被傷死，各安天命，無用多言，你等以為如何？如各人允肯，准於明日到校場定奪可見。」文升、汝琛俱皆應允，連忙退朝，各回會館，約齊眾人，明日到校場，收伏野獸。眾人聞言，心中大喜，各人磨拳擦掌。

次日各到校場侍候，陳劉二軍機一到，即傳眾人得知：「今日因二省為爭馬路起事，禍無了期，是以特著爾等到此與金鼈熊比較，如有能收股金鼈熊者，准他得回馬路，倘被咬傷死亡，各安天命，先以此申明，倘二省心願者，即上來報名為據。」姚文升上前唱名畢，即到金鼈熊面前，欲一拳打去，傷他性命，不料金鼈熊縮身一閃，文升撲了個空，一交跌在地下。金鼈熊用足抓住文升，咬開兩截，汝槐正欲上前救護，已來不及了。是時激怒汝槐，即率領各舉子圍住金鼈熊，欲當場打死，一則為文升復仇，二則取回馬路，誰想山東人雖眾，難打金鼈熊，反被金鼈熊抓傷無數舉子，是時山東人皆逃走，不敢近前。於是廣東宋成恩、白安福近前雙敵金鼈熊，幾乎受傷，幸得香山趙虎眼快手急，從後追來，向金鼈熊尾骨一拳打下，金鼈熊受了這一拳，登時四足麻軟，吼叫如雷，趙虎乘勢騎上金鼈熊背上，手揪住鬃毛，雙足將他夾住，一手照著亂拳打下，那問他肯服否？他亦古怪，竟曉人言，四足伏下，把頭亂叩，如服教一樣，趙虎見此情形，亦不傷他性命，放手不打，帶他到陳劉二大人案前。兩大人見趙虎打服金鼈熊，應得回馬路，判斷歸廣東用，別省不能爭奪，如有不遵，重懲不貸。下標年月日，會堂批判，並飭兵部存案，著為成例。判畢，廣東眾舉子上前謝恩。惟有單汝槐等□分掃興，而且姚文升又死，更加無趣，各人暗自逃走，散去校場，並無山東一人。陳劉二大人回朝，顏汝琛率眾回會館演戲酬神，暢飲不提。且說次日，陳劉兩大人臨朝聽政，文武百官齊集，朝參已畢，忽見文班中兩位官員，口稱有事啟奏，執簡舉步上前。這一奏有分教：

□年苦志雞窗下，一旦名題雁塔中。

不知兩位是何等官員，所奏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